

COMPLET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ART
CATEGORY

中国美术 分类全集

丝绸之路与
石窟艺术
(1)

阮荣春 主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LIAONI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COMPLET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ART
CATEGORY

中国美术 分类全集

丝绸之路与
石窟艺术
(1)

阮荣春 主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LIAONI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第一卷 西域梵影

前言	4
概述	6

第一章 文化视野中的西域

第一节 丝路余韵 通衢大道	8
第二节 黄沙际海 白草连天	15
第三节 佛光初照 菩提东来	24
第四节 西陲明珠 佛国净土	27

第二章 “十字街头” 商旅之都

第一节 香妃故里	33
第二节 古国春秋	42
第三节 佛室遗址	47

第三章 南道绿洲 佛国中心

第一节 佛国旧事	53
第二节 古寺佛声	70
第三节 于阗画派	79

第四章 罗布泊内 神秘绿洲

第一节 失落的文明	85
第二节 佛光照耀的楼兰净土	94
第三节 废墟中的楼兰“安琪儿”	99

第五章 北道中枢 多元交汇

第一节 汉世大国	102
第二节 剪发垂项	109
第三节 皆贵浮图	123

第六章 瑰丽长卷 斑斓多姿

第一节 多元积淀	127
第二节 本生叙述	149
第三节 石窟“龟兹风”	163
第四节 圣影凡相	170
第五节 龟兹乐舞	183

第七章 中道古城 汉风扑面

第一节 多教传播	193
第二节 依依汉风	204
第三节 雅尔湖畔	218

COMPLET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ART
CATEGORY

中国美术 分类全集

丝绸之路与
石窟艺术
(1)

阮荣春 主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LIAONI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1 / 阮荣春主编. --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4.12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ISBN 978-7-5314-6505-8

I. ①丝… II. ①阮… III. ①丝绸之路-介绍②石窟
-介绍-中国 IV. ①K928.6②K8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20569号

出 版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 110001

发 行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 刷 者: 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40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洪小冬 彭伟哲 林 枫

装帧设计: 范文南 洪小冬 林 枫

责任校对: 李 昂

ISBN 978-7-5314-6505-8

定 价: 168.00元

邮购部电话: 024-83833008

E-mail: lnmscbs@163.com

http: //www.lnmscbs.com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 024-23835227



目录

第一卷 西域梵影

前言	4
概述	6

第一章 文化视野中的西域

第一节 丝路余韵 通衢大道	8
第二节 黄沙际海 白草连天	15
第三节 佛光初照 菩提东来	24
第四节 西陲明珠 佛国净土	27

第二章 “十字街头” 商旅之都

第一节 香妃故里	33
第二节 古国春秋	42
第三节 佛室遗址	47

第三章 南道绿洲 佛国中心

第一节 佛国旧事	53
第二节 古寺佛声	70
第三节 于阗画派	79

第四章 罗布泊内 神秘绿洲

第一节 失落的文明	85
第二节 佛光照耀的楼兰净土	94
第三节 废墟中的楼兰“安琪儿”	99

第五章 北道中枢 多元交汇

第一节 汉世大国	102
第二节 剪发垂项	109
第三节 皆贵浮图	123

第六章 瑰丽长卷 斑斓多姿

第一节 多元积淀	127
第二节 本生叙述	149
第三节 石窟“龟兹风”	163
第四节 圣影凡相	170
第五节 龟兹乐舞	183

第七章 中道古城 汉风扑面

第一节 多教传播	193
第二节 依依汉风	204
第三节 雅尔湖畔	218

前言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中国》(全五卷)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意指历史上连接东西方的交易之路。由于丝绸在古代东西方的交易物品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与影响,“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便逐渐为学术界接受。

中国与西方的交易,在空间上,“西方”当指中国以西所有交易的国家与地区,其中包括中国西部的西域诸国、印度、大宛、罽宾、条支、大月氏、安息、大夏等,远至称雄欧洲的古罗马;在时间上,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与西域诸国的关系,由此中国的丝绸等物品便经由西域而送达以罗马为中心的欧洲各大都市,西方各国的大量奇珍异物亦开始传入中国。就官方交往而言可以这么认为,但民间的交往似应更早。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看到的蜀布与筴竹杖则是中西交易

的明证。这里的“蜀布”当属丝绸的一种。近年来,我国考古不断发现的汉代罗马方物,有些则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表明在张骞出使西域前这条道路已经存在。

关于中西交易的内容,就《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料提及的中国销往西方的物品中,除丝绸外,尚可看到诸如漆器、玉器、毛皮、火药、罗盘,以及带钩、铜镜等等;而西方销往中国的物品主要有金银器、琥珀、玻璃、珊瑚、夜光珠、象牙、葡萄酒、香料以及天马、鹦鹉、大象等动物。

以上只是有形物的交流,在这条横跨万里、逾越千年的丝绸古道上,还有许多交流是在“无形”地进行着的,如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等等,这种“无形”的文化交流,从一定程度上看,其意义远非舟载驼运的丝绸或奇珍异物所能比拟的。

如果说,在销往西方的物品中丝绸最具文化特点的话,那么传入中国最具意义的不是金银、琉璃、夜光珠等物品,而是精神产品,即佛教思想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条连接中西的通道,既可称为“丝绸之路”,亦可叫做“佛教文化之路”。

佛教源自印度,在原始佛教时代,并无偶像崇拜,更无开窟造像之说,直至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时代(100年~123年? 129年~152年? 120年~153年?在位)才出现真正为人崇拜的佛像,佛教亦由于造像的兴起而得到全新的发展。据考证,当时佛教造像的中心地区有两个:一为中印度的秣菟罗,另则是处于

丝绸之路交汇点上的印度西北的犍陀罗。

这是一个极有意味的课题,佛教产生于印度,传播空间主要在东方,似乎并未西渗,但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却与欧人密不可分。

犍陀罗在大夏区域内,这里或可称之为东西文明的碰撞点。近年来,在大夏古都的墓葬中,发现了成千上万件古代罗马、安息、印度以及西汉的艺术品,充分表明了此处即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重要交汇点。从这里西去罗马,东至长安,无疑是一条贸易之路,但是,从远处追溯,这条横贯东西的通道或可认为是由战争开始连接的。亚历山大东征,不但打通了罗马通往东方的道路,同时亦将希腊文化带到了东方。由于亚历山大的入侵,大批希腊人移居于此,该地区即成

为希腊人的殖民地,亦可说是希腊文化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据点。以至于现代欧洲有学者提出了这个一如欧人形象及欧洲雕塑风格的犍陀罗造像或可能源自欧人信仰的产物,进而提出了佛像的“希腊起源”与“罗马起源”诸说。但不可忽视的是,制造佛像的则是大月氏人。大月氏原本为中国西部祁连山一带的敦煌人,因匈奴所迫而西迁大夏。大月氏贵霜王朝占据大夏后,一直承袭着希腊人于该地区留下的文化。佛教产生后,宗匠们便沿用希腊雕刻手法制造佛像,形成了犍陀罗造像的特有风格。公元4世纪中期,源于中印度的笈多王朝统治了全印度,将中印度的秣菟罗雕刻风格带到了西北印度,与犍陀罗造像融为一体,而后这一造像风格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笈多王朝曾统治全印度几

个世纪,且是印度佛教艺术最为辉煌的时代。这期间,有许多高僧来华,对中国的石窟开凿及造像风格产生着重大影响。

由西域至中国腹地的丝路终点,可以发现大量的佛教遗迹,特别是那历经沧桑的一座座石窟寺,像颗颗明珠镶嵌在这千年古道上,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芒。在这些石窟寺中,凝结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千年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精神。它向我们展示着那一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状貌,亦可让人透视到那虚幻的佛国天堂背后的一幕幕悲惨的现实世界。

让我们顺着当年丝绸之路的足迹,由西域开始踏上探寻石窟艺术的征程吧。

阮荣春

2004.2.16



▲ 上图 卫星照片上的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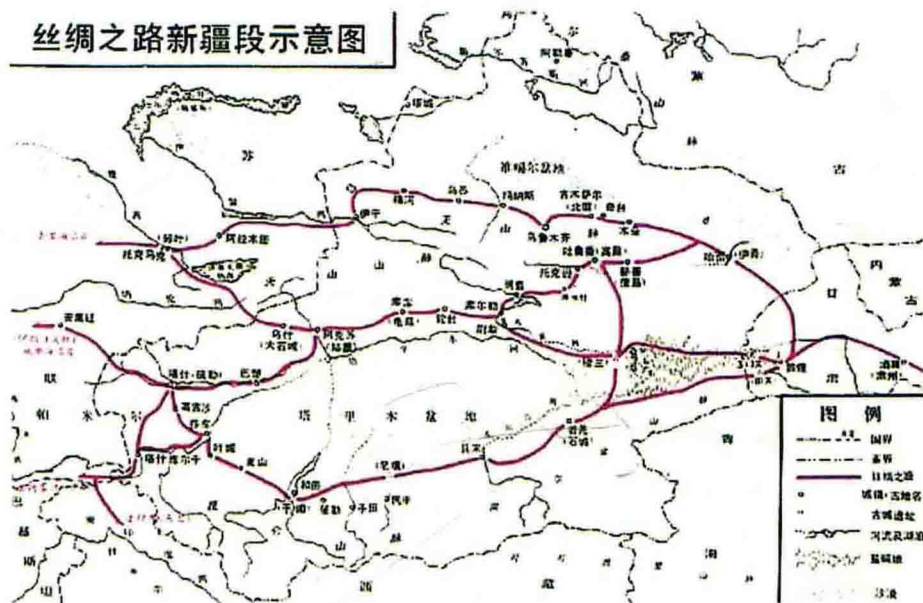
概述

卫星照片上的中国西北边陲，一片灰绿的主色调在白色的背景下显得沉静而安详。赭色的天山从中间穿过，把新疆大地一分为二：南面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地图上闪现着淡绿的色彩，使人豁然联想到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北面是吐鲁番盆地，在柴达木盆地的映衬下，风采翩翩、楚楚动人，使人心神欲醉，这就是新疆？是那个以自己的风采折服来者，引无数文人骚客为之高歌、英雄豪杰为之抛洒热血的新疆，是那个曾经绿洲扑面、牛羊如云、方国林立的新疆，是那个一度商贸接踵、驼铃不断，用自己广袤无垠的身躯沟通汉唐帝国和域外文明的新疆，是那个用自己的宽厚胸膛迎接彼岸之舟——佛教——泊岸之地的新疆！

新疆，《汉书·西域传》始称“西域”，汉武帝时张骞出使，以后便与中原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于阗、疏勒、楼兰、龟兹、高昌等西域古国，不仅在我国历代的正史中有着详细的记载，而且在我国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精彩的描述。当然，西域最为世人瞩目的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长河——丝绸之路，历史曾在这里激浪拍岸。

西域的丝绸之路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这条路虽然有着最为艰难的自然条件，但中西文化的交流却始终在进行着。一片片绿洲，见证着西去的玉器、丝绸、瓷器、茶叶、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等等物质文明传播，也见证着东来的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等宗教文化传播。世

丝绸之路新疆段示意图



▲ 上图 丝绸之路新疆段

界的古老文明——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希腊文明，都曾在这里会集。西域的绿洲，是沙漠腹地的生命之源，也是东西文明交流的文化之源。

岁月悠悠，西域本地的文化也融入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之中，使涓涓细水注入于滔滔洪流。如西域大国龟兹，曾是东汉西域都护府、唐代安西都护府的所辖地，龟兹国高僧鸠摩罗什是我国第一个翻译佛经大家。龟兹乐舞从汉代到唐代，始终受到中原王朝的喜爱，甚至在唐金城公主的嫁妆中还有一部“龟兹乐”。

佛教进入中国，西域是被佛光照耀的第一片土地。千百年来，梵音不断，有多少信徒东来西往，途经此地。石窟，是他们虔诚的见证。他们依山开

窟，倾尽心血在四壁描绘着佛陀世界。他们是向世人传教，也是表达着心中的向往，因此而留给后人的，是光芒万丈的西天圣地，也是万人仰慕的艺术长廊。

西域的石窟，是多元文化交汇的产物。经过各个时期艺术家们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比如艺术表现上，龟兹的飞天已没有了印度风格的翅膀，而与敦煌相比则色彩更艳，显得凝重；作品题材上，其本生故事画世界罕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个性。新疆的石窟艺术，是丝绸之路奉献给人类的艺术宝藏。

佛的世界是神秘的，在认识西域的文化时，常常也使人感到深远而神秘。西方学者Jean-Pierre Dregé(法)

编写的《丝绸之路》中记有这样一件事：17世纪初，西方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千辛万苦从西域来到甘肃，他发现马可·波罗和阿拉伯商人所说的契丹，原来就是中国。人们从海路到达的中国大陆，已经在几个世纪前就由丝绸之路和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了。历史上，西域因为特殊的交通地理位置，给东方披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正是这样的神秘，更使得新疆令人心驰神往。

岁月的脚步曾在这里纵情跋涉，文明的河流曾在这里蜿蜒沉积，文化的精神曾在这里凝结……一唱三叹也罢，幽思难忘也罢，亘古不变的是色彩斑斓的新疆，是幽深无尽的新疆，是广袤博大的新疆！

新疆，我们沿着丝绸之路向你走来。



▲ 上图 玉雕骆驼 新疆现代

- 玉雕骆驼为现代玉雕工艺作品，系用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质地温润细腻，光泽如脂，造型生动，表现灵活，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

第一章 文化视野中的西域

第一节 丝路余韵 通衢大道

一般人的眼里，今天的新疆就是历史上曾有过无数传奇故事的西域。这种看法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全面。所以在开始对丝路巡礼之前，还应当先了解西域的概念，了解它不断变迁的历史内涵。

西域一词最早见诸《汉书·西域传》，在以后的岁月里，它的确切范围一直是在变化着。汉武帝之前，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直至葱岭之间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地区，今人习惯地将其称为狭义西域。随

着丝绸之路的不断开拓和东西间交流的越来越频繁，人们的地理知识也愈加丰富，对西域地理范围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扩大。汉代以后的人们所说的西域，除上述新疆地区之外，还包括今天独联体范围内的中亚国家、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以及波斯、小亚细亚、南亚次大陆等区域，这一范围又被称为广义的西域。现在我们所说的西域，一般是指新疆地区，即狭义西域。

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



▲ 上图 古民居废墟 新疆

两部分，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是准噶尔盆地。古代西域的自然条件远比今天优越：天山融化的雪水依山汨汨而下，南北分流，在山脚的沙漠盆地边缘滋润出无数绿洲。绿洲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人们择地建城而居，且牧且耕。那种恬适的生活不由得使人浮想联翩，即使在今天，我们站在满目荒夷的古城遗址上的时候，似乎犹可听见从遥远的岁月那边传来的悠然的牧歌声……

中原地区和西域之间的交往历

史之悠久，可以从传说、考古和文献等各个方面得到证明。《穆天子传》中就记载了有关周穆王西游的传说，说周穆王曾经西行到昆仑山，并在那里见到西王母，由此而引出一段瑶池之会的佳话。后来，周穆王命人在“弇山”勒石以纪念他的这次不失浪漫的西域之旅。

传说未必可信，但考古资料证实，中原地区可能在更早的商代就已经和西域发生过交往和联系，因为在商代的墓葬中就可以见到不少产于新



▲ 上图 古民居遗址 新疆

疆地区的白玉。这一观点已为现在的学术界所认可。从资料看,商代时期,中原和西域之间有一条专事玉石运输的交通线,专家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高贵的名字——玉石之路。

正史有关中原和西域之间交往的记载较晚,一直到西汉早期,司马迁在其《史记》中第一次提到西域的名称。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始开西域之迹”。他的“凿空”之行,才正式把中原地区和西域紧密联系起来了。但此时的西域,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祥和……

历史上,西域各族在绿洲上曾经建立过几十个国家。西汉初年,当张骞西行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些“逐水草而居”的小国基本上都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匈奴不仅威胁着中原的汉王朝,也同样威胁着西域这些小国的命运。其过分贪婪的扩张和掠夺,使得匈奴成了中原和西域共同的敌人。

汉武帝时期,经过“休养生息”而积蓄了足够力量的西汉王朝对匈奴

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这不仅消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也逐步驱逐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使汉王朝初步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自盐泽(今罗布淖尔)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西域和中原之间联系的通道从此被打开。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了一个行政和军事合为一体的管理机构,“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西域都护”的设立,使整个西域地区都纳入汉王朝的统治之下。此后,中原地区的汉人开始大量西迁进入该地区,并和当地的游牧民族杂居相处。东汉永初年间,东汉政府又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长史,加强对这一地区实施的行政管理。

东西方之间的通道一旦被打开,很快便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千百年绵绵不断的“丝绸之路”。王朝的使节们和迫不及待的商人就紧随在张骞的身后,



▲ 上图 玉鸟 商代河南
▼ 下图 玉人 商代河南

摩肩接踵，往复其间——各自寻找起心中的梦想。

但是，作为商道开通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在这条传奇之路上年复一年地寻找着自己梦想的来自于东方和西方的商人、政治家和其他各类旅行者，却始终没有人注意过这条路的实际名字，甚至也没有人想起过这条路有没有名字。也许在他们心中，这就是一条普通的商道而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自己周而复始行走于其上的商道，居然是一条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沟通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衢大道——“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作为正式的名称出现是在19世纪晚期。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两汉时期的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嗣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其《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更进一步把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认为它





▲ 上图 丝绸之路上的驼队

▼ 下图 丝绸之路线路图

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赫尔曼认为，古罗马时期，贵族们对这种来自远方的薄如蝉翼又柔滑如水的丝织品如此喜爱，进而不遗余力推广，使得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这条商道西传，故而他把这条商道称为“丝绸之路”，亦简称“丝路”。

赫尔曼无疑是明智的——他把沟通中西方之间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不仅富有浪漫的色彩，而且有着丰富的现实内容。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来看，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传说黄帝的妻子嫫祖最早发明了缫丝技术，正式开始了中国养蚕的历史。如此细细算起来，已经有4000多年了。考古资料则证实，中国养蚕缫丝的历史比这则传说的还要久远，在距今已近5000年的良渚文化时代，太湖地区就出现了绢和丝带、丝线等丝织品。史书记载，商汤的大臣伊尹曾经用丝织品与夏桀换一百钟粟。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也表明，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



▲ 上图 古长城 汉代新疆

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迄今为止，丝织品仍然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流传久远，意义非凡。所以，以“丝绸”命名这条在东西文明交流中起着桥梁作用的重要通道，形象而准确，名副其实。

丝绸之路从西汉的长安或东汉的洛阳出发，像一条巨龙，缓缓西行，经过陇西的固原至金城（今兰州），然后越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阳关，到达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由楼

兰向西的路线分成南北两条。南道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历且末、精绝（新疆民丰尼雅古城遗址）、于阗（今新疆和田），至莎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由疏勒向西越葱岭至中亚的大夏（今阿富汗境内）、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和安息（今伊朗），再往西可至大秦（古罗马帝国）东部的黎轩城，即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北道由楼兰出车师前王庭，经天山南麓的渠犁（今新疆库尔勒）、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西行至疏勒，出

葱岭而至中亚的大宛和康居。

丝绸之路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路线，是从皮山西南出发，穿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和乌弋山离（今锡斯坦），再往西南前进可以到达条支（在今波斯湾口）。如果从罽宾向南，经印度河口（今卡拉奇）走海上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像一条蜿蜒流动的河，不仅会合了很多支流，而且由于时代的不同和自然条件的不断变化，其本身的走向也缓慢地变迁



▲ 上图 交河古城 汉代新疆

▼ 下图 雪山下的绿洲

着。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一些原有的道路走向发生变化，一些通道的部分路段甚至整个通道被废弃。比如地处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属于典型的雅丹地貌，长年的风沙使得往来商贾损失惨重，甚至连他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段道路就逐渐被遗弃了，成了一堆废墟，一个等待惊醒的沉睡……

东汉初年，汉王朝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中原政权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很快就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

北道会合了。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北方和南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中原地区的各个王朝和南方各王朝在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激烈争夺。南方倚重长江这条“天堑”，阻止了北方的南下，但是偏安一隅的南朝历代政权却再也无力北顾中原，中原地区和西域交往也就形同虚设了。

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南方地区民间与西域的交往并没有完全中断过。这一时期的南方和西域的交通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先沿长江上溯到益州（今成都），弃舟登岸后向北行至龙涸（今松潘），越过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